

第十五回 錯裏錯二美求婚 誤中誤終藏醋意

詞曰：

自惜容光頻對鏡，不識相思，已解標梅詠。錯認才郎猶未聘，胡盧欲把婚姻訂。謎語津津未一允，香靨凝羞，似聽將軍令。可笑紅顏多薄命，誰知兩人同病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若素到秦蕙卿書房，見擺列古玩名器，錦衾繡褥，十分富麗。少頃茶來，一個大丫鬟體態輕盈，年可十七八，托八色果點擺在桌上。把若素細看時，蕙卿袖子一曳，丫鬟會意，走出門外。又探頭嚮若素一笑，進去。蕙卿陪若素吃茶。若素道：「適纔是尊婢麼？好個女子。兄可曾娶否？」蕙卿道：「尚未。方纔是家舅母使女，名玉菱。」若素笑道：「可知兄兩下喁喁，大受用了。」蕙卿道：「兄自多情，小弟其實冰清玉潤。」若素道：「如此光景，清字也難說。」兩個笑了一番。

點心畢，若素要逗出吟詩原故，問道：「兄既未娶，難禁寂聊，必有吟詠，敢請教一二。」蕙卿嘆道：「弟誓不作詩了。」若素急問其故，答云：「先母早逝，遺弟兄妹二人，朝夕琢磨，頗知詞賦。先父曾做嘉湖道，指望與愚弟妹各擇佳偶。不意隨父來京復命，家嚴病故。今權寓母舅處。四月間有客來，寓帶兩首詩，在外邊稱道。弟聞知，借來與舍妹一看，舍妹道：『這樣才子，我若嫁得就夠了。』弟問這客人，說是鹿邑秀才胡楚卿作的，年紀十八，尚未有室。遂差人往鹿邑訪他，說往遂平去了。舍妹深恨無緣，不勝怨慕，弟所以不敢作詩，恐增舍妹之憾。明日再要遣人去訪問。」若素暗想道：我考中胡楚卿，兩首詩以為終身可訂，後因父親之事，付於風馬。原來有名才子，天下的佳人都思要配他。若楚卿被別人佔了先手，我倒落空了。滿肚過不得起來。恰好蕙卿遞過楚卿的詩，若素心緒如麻，略一過目，就說道：「這個人兄不必尋他，他已與舍妹聯姻了。這詩就是家父考中的。」蕙卿聽了，半晌無言，又嘆道：「我空費許多心，又被高才捷足者佔先。」若素又想：一時說了考試，倘他妹子才貌拔萃，也選起詩來。楚卿蹤跡未定，又來考中，豈不是更費周折？且試他一試。遂說道：「令妹大才，不識詠雪之句可以略窺否？」蕙卿道：「祇恐巴辭，不堪污目。」若素必要看，蕙卿從拜匣裏檢出一幅花箋道：「這就是舍妹和題。」接看時：

花魂(韻不拘)

自憐薄命畫樓東，一點幽情欲暗通。
愛月有時隨瘦影，羞人著意隱芳叢。
低回欲絕黃昏雨，冷落愁經檻外風。
若個懷春誰是主？好生無著祇朦朧。

鳥夢

歷遍花堤又柳堤，憇尋芳樹暮雲低。
神童蝶花探香遠，境與鸞孤覓偶齊。
華表梳翎餐檜露，漁磯卸跡啄花泥。
南枝一覺東風醒，愛惜春光漫漫啼。

若素讀完，讚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如子規聲裏獨立黃昏，淒清嗚咽，不堪多讀。」蕙卿道：「兄與令妹佳作，亦肯見教否？」若素思量：我若不與他看，他祇認妹子高才，要私去爭楚卿，也未可知。但他說是妹子的詩，我難道也說妹子的？遂道：「舍妹詩不記得，弟俚句污耳何如？」蕙卿喜道：「甚妙。兄吟，待弟取花箋錄出，好細細領教。」若素詠《花魂》道：

冰霜守遍歷青陽，無限芳心托倩裝。
梁苑熏微親輦蹕，午橋依約襲衣裳。
空慚露挹何郎粉，誰解風生賀女香？
最是清明春老後，精神脈脈似青娘。

鳥夢

偃息長林夜月低，酣然神往遍東西。
斜通嵐徑全無礙，直入雲屏似有蹊。
花外忽驚紅雨濕，巢邊猶訝綠蔭迷。
回翔幾擇丘隅止，不道依然素底棲。

若素見蕙卿筆走龍蛇，纖指凝玉，暗想：可惜我有了楚卿，此生秀媚，誠佳士也。蕙卿寫完，再讀一遍，讚道：「擇誦瑤章，視舍妹之作，不啻天淵，見笑多矣。」童子擺上酒餚，若素告退。蕙卿道：「天涯得吾兄，緣契三生，不須過遜。」兩個坐下同飲。蕙卿問道：「尊大人還掛多少錢糧？」若素道：「尚有三千五百兩。」蕙卿道：「有一句話，不識兄肯俞否。弟為舍妹擇婿，想世間才貌，孰有過於兄者。適間尊使說尚未婚聘，先父頗遺下些家私，仰攀足下，做一個藤蘿附木，如何？」若素心內好笑道：我是雌兒，你要做甚麼？因答道：「雖感錯愛，但家父在獄，不暇及此。」蕙卿道：「聘儀一些不要，情願與舍妹多備裝奩。」

點上燈來，童子喚採綠，出去與宋媽媽等飲酒，俱是盛饌。若素道：「固承厚誼，但不告父母，非人子之道。待弟入京，對雙親致意。倘家嚴見允，自當領復。」蕙卿道：「尊大人事，不必掛念。弟先贈五百金，俟兄回過尊親，祇取一物為信，三千兩之數，到小弟這邊來取，竟做舍妹裝資。吾兄不必固辭。明日弟另有主意。」晚飯吃完，祇見大丫鬟玉菱抱出一副錦被，床上薰起香來，似留宿的意思。若素謝別起身，蕙卿道：「這邊僻雅，兄就此宿歇罷。」若素那裏肯。採綠恐露機關，推著背就走。蕙卿喚玉菱留著，玉菱即笑嘻嘻扯住。若素道：「小弟素愛獨睡，恐不便於兄。」蕙卿道：「難道一世獨睡不成？」玉菱目視蕙卿，笑道：「俺家相公是要俺伴著睡的。」蕙卿把眼一瞧道：「胡說。」看官，你道外人跟前怎講這話？原來是他自己與蕙卿兩個取笑。蕙卿道：「弟原宿內室，這裏不過是閑時睡的。這位尊使一發把鋪蓋取過來，隔壁一間睡就是了。」若素方纔放心。

採綠同宋媽媽取行李過來，做一處鋪著。童子道：「你兩個怎麼一同睡？」宋媽媽道：「他是我的兒子。」採綠幾乎笑倒，勉強忍住，故意道：「倘夜間要小便，不曾問主人取個夜壺。」童子道：「祇有一個，是我家相公要用。不然，我到小姐房裏取個水馬子來，又好備著你家相公大解。」宋媽媽道：「我有隨身小便的在此，將就合用罷。」若素聽得，肚裏暗笑。少頃玉菱送臉水進來。若素一雙手在盆裏洗著，那玉菱不轉睛的看。若素道：「你伴自家相公去睡罷。」玉菱又笑起來。蕙卿道：「甚麼規矩？你愛沈相公，今夜就伴沈相公睡。」玉菱沒趣，飛也跑去了。蕙卿道：「本當奉陪，恐小弟穢體，不敢褻兄，明早奉候罷。」若素道：「斗膽下榻了。」採綠門上房門，各去安睡。

明日起來，天色已晴。蕙卿苦留不住，遂設一盛饌，採綠等另是一桌。用過起身。蕙卿著童子托出銀五百兩，對若素道：「兄去意甚速，不敢久羈。昨晚進去對舍妹說，甚喜。」他道：「令妹考中胡楚卿的詩，昨日兄做的兩首，也就算舍妹考中了兄。這銀子是舍妹贈兄一程之費。若蒙尊大人見允，缺少銀兩，都在弟身上。但要兄隨意留下一物。」若素不受。蕙卿又道：「舍妹也料兄不受。又想兄是風流才子，就親事不諧，在難中也該相濟。但兄決不比無情的，後來忽然別娶。」遂把銀子將他行李中亂塞。

若素見了，無奈可施，他道：「也罷，我贈他明珠一顆，譬如兌他的，消釋這五百兩罷了。遂於胸前錦袋內，取出明珠一顆，遞與蕙卿道：「無物相留，聊以此為紀。」蕙卿接來一看，嘖嘖笑道：「兄何欺我？此珠價值千金，輕留於此，是念頭丟下了。」遞還若素。看見包內一個藍寶石魚，蕙卿把手擣出一看，喜道：「此物足矣。」若素道：「這使不得，是一朋友寄在弟處的。」蕙卿道：「朋友寄的更妙，正要兄來取。」若素道：「有個緣故，這是一個才子，與楚卿不相上下的，也要聘一個佳人。弟一時取笑留他，他就要聘舍妹。但舍妹已許楚卿，不可誤他大事，正要寄還他。今兄若留此物，後日他有話說，弟何以為情？」蕙卿道：「弟已明白，兄必欲將此物聘個心上人，不肯嚮別處念頭。望兄與尊夫人說明，到弟處兌銀，去完了欵件，早早畢姻。那時或還盛友，或去另聘，也憑心便了。」遂轉身，將石魚付與童子，道：「你送進去與小姐，說是沈相公的聘物。」若素見了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拜別。

看官，你道為何？原來若素初時，不過孩子氣，要換喜新的魚。後見喜新說了兩番話，又見了夜讀有懷詩，心上就有這個念頭。後來考詩，考來考去，沒見有中意的，一發想到喜新身上，望他來考中。無奈他不來。及至考中楚卿，又念喜新情重，不忍辜負他，要將石魚寄還。但是，女流那裏遇著他？時刻慊慊於心。這等心事，對別人講不得。當時，蕙卿送至中門道：「禮應送出，但弟有誓，舍妹親事不妥不出中門。得罪了。」又叮嚀採綠道：「若老爺事妥當，你可催相公早來。」若素拱別出來，上了車兒。李茂笑道：「比老爺當初擇婿更認真些，誰知做夢。」若素道：「可惜他一片孝心，在父母面上，替妹子竭力捐金。真是難得。」

明日，到了章義門外。若素是病起的人，是日風沙大，路上受寒，在店上住了一夜，覺得身子不快。對李茂道：「性命要緊，安歇一日，明早進京罷。」李茂道：「此間店又僻靜，路又不多，不如今日待我先進去探個消息，趕出京門，明早同小姐進去罷。」若素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李茂去不多時，又來對若素道：「小姐，胡相公中了。方纔出門，見賣《鄉試錄》，特買一張在此。這鹿邑胡璋中第七名，豈不是他？」若素看名下注：「聘沈氏」。問李茂道：「尚未行聘，怎麼就注沈氏？」李茂道：「老爺考中了他，就注在上面。」若素點頭，李茂去了。若素宿在店中，按下漫題。

未知衾兒嫁與子剛何如，再聽下回分解。